

陆清原：只解沙场为国死，何须马革裹尸还

■ 黄 艳

朱熹曾说：“浙人极弱。”

确实，江南男子给人的一贯印象都是偏文弱的。《颜氏家训·杂艺篇》中说“河北文士，率晓兵射”，但江南“冠冕儒生，多不习此”。北方的文人大都能文能武，而南方的则只能文不能武。

据说，当年孙恩、卢循起义时，刘裕拒绝用江南地区的士兵作前锋，理由是“贼兵甚精，吴人不习战，若前驱失利，必败我军，可在后为声援”。南朝时，“南人怯懦，岂办作贼”也便成为一种共识。

唐人李奎曾在他的《太白经》中概述当时各地民风：“秦人劲，晋人刚，吴人怯，蜀人懦，楚人轻，齐人多诈，越人浇薄，海岱之人壮，崆峒之人武，燕赵之人锐，梁陇之人勇，韩魏之人厚。”这里的吴人，也就包括了我们今天浙北地区的人。

北宋大兵压境，吴越国竟然无一人敢领兵迎战，尤其当朝宰相竟第一个自称不敢迎战，为世人耻笑就在所难免。

尽管我们肯定不会承认，也肯定能举出很多例子去反驳，但怯懦，柔顺而没有反抗精神似乎还是一直伴随着江南地区的人们。

说到我们平湖，从古至今，平湖也确实一直以文教见长，说起古代名人，能举出的也都是文质彬彬。

然而，有一个绝对能颠覆我们一贯的看法。这个人，就是陆清原。

一

陆清原是平湖陆氏最显著的一支靖献支的后人。这一支陆氏，在明代是非常显赫的，“一门三代四尚书”，说的就是他们家。

陆清原，字嗣白，号岫青。他的曾祖是陆光祚，陆光祚和曾做到吏部尚书的陆光祖是亲兄弟。有如此深厚的家族底蕴，陆清原的不一般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他从小就孝顺长辈，为人稳重，年龄稍大，就潜心钻研经史，为人谦卑自守，崇祯六年（1633），崇祯七年（1634）连中举人、进士，授广东增城知县。

作为知县，陆清原行为端谨，爱护百姓，在民间大力化解不好的行为，提倡良好的风俗习惯。不过，在明代，广东那边可则不是一块乐土。

明末清初，有位广东人叫屈大均，他曾评说道：“粤中多盗。”粤中，就是广东。多盗，是指有很多犯罪团伙。

明末广州府的所谓“盗”，起源于开矿，北部首领为赖丁馨、廖大鼻、张惟冲等，聚众2000多人，以共和、白牛、溪头等地为据点，被官府称为“上山贼”，南部钟国让带头造反，率众1000多人，被称为“下山贼”。两支队伍上下呼应，活动于从化、增城、清远、龙门、英德、长宁（新丰）等县，粤、赣、闽三省进行过合剿，朝廷又多次派兵镇压，斗争延续了20多年。

陆清原增城任上时，又碰到了这些“山寇”。他们以盘古洞为据点，四出流劫乡村，三省官兵又开始合兵围剿，但还是没办法剿平。当时的两广总督张镜心召集属吏征求对策，大家纷纷提出围剿计划。但是陆清原和大家的观点都不一样，他分析说：“这些人占据着山谷有利地势，又熟悉地形，官兵一去他们就四处分散，官兵一走，他们立即又聚集起来，所以很难围剿，不如还是以招抚试查看，或许可行。”张镜心还有点犹豫不决，不过，面对越来越难收拾的局面，巡按李云鸿最终赞成陆清原的建议。

于是，陆清原被委任专门招抚。

谁也没想到，陆清原这个书生还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胆气。

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，陆清原单人独骑直奔被群盗占据的山洞而去。当他抵达时，山中众盗都大为震惊。其实，他们也早就听说过这位陆大人。现在，陆清原面对如狼似虎的一群人毫无惧色地侃侃而谈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，许诺他们只要从此洗手不干，一切既往不咎。经过一番考量，众人终于决定就此遣散，大家各回各家，不再聚众流劫。

张镜心从此对陆清原这位知县刮目相看，为了嘉奖他的功劳，特向上推荐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三月，陆清原被皇帝召见，他上陈时政弊端十件事。崇祯皇帝非常赞许并且都采纳，陆清原被擢为试监察御史。

二

监察御史是古代的一种官官，简称御史。其官职品级其实不高，但权力很大。比如拿明朝来说，御史仅为正七品官员，供职于都察院，无论什么事，比如刷卷、巡仓、巡江、巡城、屯田、印马、巡视粮储、监收粮斛、点阅军士、管理京营等，御史都可以建言。

在明代，白粮（明清时期在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嘉兴、湖州江南五府所征供宫廷和京师官员用的额外漕粮，并由粮长解运京师，运输费用和途中损耗，由纳粮户均摊）北运一直是江南五府的一个梦魇，纵然家资殷实，一旦被金派到北运白粮之役（白粮解运，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，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力解运，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），难免会落到财力尽竭的下场。也因此，很多五府人家，一旦听闻被金派后，往往选择离乡背井，过起了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。

也因而在朝廷中的江南籍或任职江南的士大夫出于对国祚的担忧，就此问题不时向朝廷建言，期望能改变江南白粮赋役的现状，救民于水火。白粮改革方案呼声最高的是“官解之议”，也就是由官府负责解运。

当时，嘉兴府在浙江官田最多。官田、民田是有区别的，民田赋轻，官田赋重。因此嘉兴府赋额奇重，尤其是嘉兴白粮“居浙额十分之六”，身为嘉兴府平湖县人，陆清原自然对运送白粮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也是痛心疾首。

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，华亭县一位龚姓粮长因向太监陈说运粮不便，被责打致死，自此人人以性命为忧。于是，应天巡抚黄希宪再次提议白粮官解，要求府县地方讨论。崇祯十四年（1641），苏州、松江、常州三府获准照由均派，专官督解，三府百姓于是日子稍稍好过些。

但嘉兴、湖州两府照旧是民运。

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，陆清原升试监察御史后，立即上了著名的《白粮官运疏》，疏请嘉、湖能与苏松常同样官解，并请求改折尚未运解的崇祯十三年白粮，其议如下——

彼十二年以前已蒙豁免，十四年未经起解，亦蒙改

折三分。独十三年分介在两年之间，奇荒异苦跋涉到京，欲终事而不得。仰乞圣明矜悯，俯照十四年改折之例，量与苏息。在皇上止是改本为折，不亏国课；在穷民各得以银代米，生还有日。

崇祯皇帝不仅采纳了陆清原的建议，并将之定为法令。

今天，我们透过陆清原的这份奏疏，能看到明末如陆清原般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白粮改折这根救命稻草，来缓解五府民困的迫切心情。

附《白粮官运疏》——

臣闻邸报，见应天巡抚黄希宪北运当极敝之时一疏，奉圣旨：“白粮金占滋扰包棍胥役岁滋侵蠹种种积弊，委宜厘正，奏内照亩均派，专官督解，及复近裁员缺等议，诚裕国便民长策。该部速与议覆。钦此。”臣捧读忤舞，有以仰窥皇上之周悉民隐，恩覃郅屋也。夫北运至今日而疲困甚矣。如金点之钻营而漏富坐贫也，如包棍之盘踞而误公蚀私也，如抽兑之侵渔而名存实亡也，如总协之公费而科派多端也，如胥舍之虎视而勒索不休也，如船户之凌诈而逼借无限也，如引户之包纳而违制横加也，如漕压之难越而剥费浩繁也。百千艰苦，诚有绘图难尽者。至逾年以来，在在起剥，节节提钱，一解数年，浮费不资，室家如洗，性命随之。总捕魏通判因粮无措而仰药，县同知续委受事而挂冠，官之惨至此，民之痛可知。今幸应抚详计，圣听如流，特允照亩均派，专官督解，厘从前之积弊，画百世之长算，载在简编，光乎史册。行见苏松常三郡之遗民欣欣有起色矣。但嘉湖与三府，其粮派大约相同，而疲累亦彼此不异。今三郡特蒙官解，而嘉湖尚仍民运，是受困不与三郡异而受恩未与三郡同，当亦圣明所不靳均施者。臣备员侍从，目击雨露洪敷，而能不为桑梓请命乎？谨比例上陈，乞敕该部将嘉湖二府照苏松常一体议覆官解，并移咨抚按确核。经久良规，庶圣明惠养穷黎之德意遍满东南矣。抑臣更有请者，十三年分嘉湖二府粮解，一运三年，时日既久，起剥复多，米之在途者，偷窃去其半，漏烂去其半，彼十二年以前已蒙豁免，十四年未经起解亦蒙改折三分，独十三年分介在两年之间，奇荒异苦，跋涉到京，欲终事而不得，仰忒圣明矜悯俯照，十四年改折之例量与苏息，在皇上止是改本为折不亏国课，在穷民各得以银代米生还有日，予以再生两郡非浅鲜也，事关民生大计，谨沥诚上告。

三

虽然是个进士起家的文人，但是陆清原却不仅有胆识，还懂兵。

明末，农民起义波及全国，如火如荼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时，名臣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，日夜操练他的不多的兵马。陆清原巡按福建道，经过淮安，看到当时情景，当即上疏：“史可法兵单，根本重地，恐不支，今援师云集，宜悉留淮上，听可法调用。”但崇祯皇帝这次没有回应。

当时已经是时局大乱。

崇祯十五年（1642）二月，张献忠率会合后的农民军，攻陷舒城、六安，进克庐州，又连下无为、庐江，并在巢湖训练水军。张献忠农民军的胜利，使江南大震。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正月，张献忠率部乘夜攻下郢州。三月，农民军连下鄆水、黄州、麻城。在麻城，张献忠招募得数万人。五月，农民军西取汉阳，从鸭雀洲渡过长江，迅速攻占武昌府城。八月，张献忠率部南下湖南，以二十万重兵攻占岳州，随后占据长沙，又攻取衡州及其所属州县。

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九月，农民军攻占永州，兵威所震，使广东南雄、韶州属县的官兵“遁窜一空”。

这股乱潮自然也波及福建，当时福建、广东割据势力很多，算是群盗蜂起了。陆清原巡视到漳州。一天，盗魁梁良聚众万余人攻城，漳州城里没什么能抵御的兵士，危在旦夕。陆清原以国家大义激励全城军民坚守到底，并且计擒混进城内的奸细辛泗等就地正法。面对强敌，陆清原招募了七百勇士，等夜深后偷偷由城上以绳索垂至平地，从小路潜进敌方，击其不备，擒了敌方副将李寅，群盗只能退去，漳州城得以保全。

但是，时局早已不可挽回。

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三月十九日，崇祯皇帝登上煤山，用自己的鲜血写下遗书，自缢身亡。

古代，由于信息传输不发达，所以很多消息的传播都比较滞后，尤其是乱世。因被围困，北京和外地之间已经音信不通了。即使北京陷落，崇祯皇帝自尽这样的爆炸性新闻也没有办法迅速传播开来。

比如江苏淮安是南北漕运的交通要道，也是当时的信息汇集中心，但是崇桢皇帝殉国的消息传到淮安已经花了十天时间，而且还是小道消息，并没有正式的官方文件。正式的塘报消息到了四月初八那一天才传到，由淮安巡抚路振飞向当地官绅宣布了京城失守的消息。

淮安离南京并不遥远，所以南京方面得到北京失守的消息应该在四月初九到初十之间。而关于崇桢皇帝在北京自尽的消息则要更晚一些。北京被李自成的大顺军围困，城破之后很多官员都选择了投降，归顺新朝，只有少部分仍然忠于明朝的官员想办法逃脱了出来。因为南下路上都处于战乱之中，所以他们只能辗转潜行。直到四月十七日，南逃而来的原大学士魏诏乘最终证实了崇桢皇帝自杀殉国的消息，至此，崇桢皇帝的下落才得以最终确认。

南京方面得知消息尚且这么晚，陆清原所在的福建当然就更滞后了。

据说，崇祯十七年（1644）四月，福建巡按御史陆清原突然出了一张公文：“照得谋国不臧，贼遭君父，正主忧臣死之日，大小官员，各宜洗心供职，毋得泄泄。”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臣子们如果没能好好为国谋划，导致君主受辱，做臣子的就应该死，鼓励大家不要泄气，去除杂念，一心为国。

这张公文令很多人为之愕然。因为那时消息并没到福建，所以崇桢皇帝身死煤山的事大家并不知道，但是，据说陆清原那时通过京城密探，应该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并且做好了自已的打算。

四

甲申之变，有人与君主同赴国难，有人掉头转投大顺，还有人明哲保身，坚持观望。当然，也有人痛哭倡

义，举臂高呼，募兵勤王。

国家受难之际，也是人性显露之时。

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崇桢帝殉国后，在陪都南京的大臣们经过斗争和商议，终于最终确定了由福王朱由松继位。五月初三，福王朱由松即皇帝位，改元弘光。

陆清原投奔南明小王朝，仍为福建道监察御史。

此时的南京也是风雨飘摇，不堪一击。陆清原与黄道周、蒋德瑄等准备募兵三千巩固江防。陆清原更是捐出家当，制造火药，准备兵器，上疏南明小朝廷请求同意。

不过，明明到了千钧一发，应该一致对外的时候，弘光小朝廷此时却还是党争不断，在这时的内阁首辅马士英阻挠下，陆清原他们的计划没有成功。

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也就是乙酉年，四月十三日，清军渡过淮河，四月十八日，兵临扬州城下，二十五日，扬州陷落，史可法身死。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一，清军对攻陷的扬州城进行了大屠杀，大雨倾盆之中，几世繁华的扬州城内尸积如乱麻，城中百姓几乎全部惨遭屠戮。五月初九，京口（今江苏丹徒）一带负责江防的明将郑鸿逵当天正好过生日，张灯大宴，清军趁着夜间大雾弥漫登上南岸，郑鸿逵未作任何抵抗就全军溃散，清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长江天险。五月初十，弘光帝和马士英、阮大铖等人惊慌失措，连公卿大臣都未告知，于凌晨暗地里逃离了南京城。

五月十五日，南京城的洪武门大开，南明大批王公贵族以及内阁大学士王铎、礼部尚书钱谦益、兵部侍郎朱之臣等人率领官民出城投降。清军入南京，南明弘光王朝覆灭。

清军追击弘光帝至芜湖，朱由松被俘后被押送到了北京。

五

这年，陆清原福建任满，准备回南京。在途中时，南京陷落。陆清原回到平湖。

六月初九日，清贝勒博录率兵至嘉兴，嘉兴总兵知府降清，清大军随即赴杭州。

清军推进至江南后，实行高压统治，六月间发布剃发令，限令汉人十日内改弃明朝衣冠，剃发梳辮，宣称“疑迟者同逆命之寇”必置重罪。闰六月初五令到嘉兴，以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相威胁。剃发令及清军其他横暴行为，激起江南人民激烈反抗，湖州、嘉兴两府各县最先起义反清。闰六月六日，嘉兴民众千余人揭竿起义，推在乡的明翰林学士屠象美、明兵科给事中李毓新主其事，降清的明嘉兴总兵陈梧反正，任大将军指挥义师，前吏部郎中钱棣助饷，高举反清复明的旗号。两日内义军增至万余人。众人杀清廷委派的秀水知县胡之臣，又疾驰攻破嘉善县，擒清委知县并斩于嘉兴三塔，附近各县也均于闰六月初十后纷纷举事响应。清军在杭闻讯，十五日回军再攻嘉兴，由于起义军缺乏有力指挥和作战能力，出击不利，二十五日清军韩岱部自城西攻城，炮击自午至夜，城墙被击，部分坍塌。生员郑宗彝在市中袒背呼号，召集上千民众守城。二十六日陈梧自东城门出走当湖，百姓相随，死者甚众。当日，城陷，清兵屠城，嘉兴濒于毁灭。查继佐《国寿录》说：当时“城中被屠，郭外数十里无人迹”。

因嘉兴及各县起事在乙酉年，故世称“乙酉兵事”。钱谦益《题吴巨手记斋诗》也说：“嘉禾城头降黑云，宣公桥上起霏雾……骨拒骸枝血流赤……华观琼台长荣获，几家高户无蛛网，是处空梁少燕泥……”义师失败三年后，吕留良至嘉兴，所见仍是荒凉残破，面目全非，有诗云：“兹地三年别，浑如未识时，路穿台树础，并汲鬻髅泥，生面频惊看，乡音易受欺，烽烟一帐望，洒泪独题诗。”

嘉兴举义时，各县都随同起事。六月初八日，在平湖，陆清原和推官倪长圩、生员马鸣雷等聚众数千人，杀清县令，支援嘉兴。当时，陈梧节制诸军，居守嘉兴城里，陆清原、倪长圩列营嘉兴城外，与清军相持十余日，二十六日，清军屠嘉兴。七月二十三日，平湖城破，清军屠城。倪长圩、陆清原出走，马鸣雷殉难。

六

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六月十一日，唐王朱聿键在一批文官武将的支持下，离开杭州前往福州筹办监国。闰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即皇帝位，纪元从本年七月初一日起改称隆武元年，以福州为临时首都，政府名为天兴府，以原福建布政使司作为行宫。这就是南明史上第二个政权，一般称为“隆武政权”。

嘉兴地区被清军攻破后，陆清原痛哭流涕：“某不获从倪范诸臣殉先帝者，以奉简书在外也，今已矣，天下事无可为。清原故闽吏，当还求死所耳。”国破家亡，大势已去，陆清原准备回到福建追随唐王朱聿键，只求能死得其所。

于是，从小路进入福建，仍为御史。

当时，与福建毗邻的浙江是鲁王朱以海监国。顺治二年（1645）闰六月，浙江一部分抗清力量公推张国维、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。

由于局势混乱、消息闭塞，直到十月，隆武才知道鲁王已经在浙江建立了一个朝廷。隆武立志要复兴祖业，他认为在这个危难关头，只有他才是挽救宋家王朝的最合适人选。为统一起来抗清，他希望鲁王放弃监国地位。鲁王最初是打算接受隆武的领导，但是他的一批大臣坚决反对这样做，最后君臣经过商议后拒绝了隆武。然而，由于鲁王朱以海没有自己的嫡系军队，不得不倚重方国安和王之仁这两位大将，而这两人自称正兵，排挤孙嘉绩、熊汝霖和钱肃乐等人领导的义兵。此外，方国安和王之仁还不顾宋以海反对，擅自自行分配浙东各府县每年六十余万钱粮，结果浙东各地义师断绝了粮饷来源。

陆清原对形势看得很清，他上疏说：“闽越唇齿，宜亟餉敌。”尽管两个政权之间有矛盾，但福建浙江唇齿相依，唇亡则齿寒，关键时候还是必须要支持浙江义军。

当时长江以南还是一片混乱。弘光小朝廷倒了后，关键人物马士英没有像钱谦益、阮大铖一样投降，而是率领残部南下了。由于马士英在南明小朝廷时的擅权招致众多官员的不满，所以当他去投奔隆武和鲁王时，都遭到了拒绝。



招抚



投江

马士英只好投奔了在鲁王政权的老熟人方国安。

顺治三年（1646）春，清军和浙江的明军仍然隔江对峙。三月，陆清原带着十万俩银代表隆武帝前去做犒师，和他同行的是一位姓柴的御史。身带巨额钱财本来就是件风险极大的事，据说，他们到了衢州的时候，就不断听到有要劫银子的消息，柴御史觉得这任务是无法完成的，就索性叫陆清原和他一同就此逃离算了。但义字当头，陆清原怎么可能同意临阵脱逃？于是，他独自带人冒险到达杭州，去一个一个阵营犒师，所到之处，欢声动地。

不过，陆清原的噩运也到了。

得知陆清原带着隆武帝的银子前来犒师，在方国安营中的马士英打起了小算盘。之前，他想投奔隆武帝，但是被隆武帝视如敝屣，堂堂大明宰相之尊的马士英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？

于是，马士英教唆方国安要杀了陆清原灭口，劫了犒师饷银，即使隆武朝廷追究起来，也是整个鲁王政权集体背这黑锅。

方国安听了马士英的话，他手下一个总兵赵体元抓了陆清原，将他随身携带的隆武帝给的敕印扔到了江里，更有甚者，赵体元还把陆清原五指都斩断了，囚禁在船上。

至此，唐王鲁王政权关系完全破裂。

四月末，清军大批援军抵达杭州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清军找到了通过钱塘江的突破口。一夜之间，潭头、七条沙一带方国安所部诸营逃得一千二净。马士英也早一天就逃得没了踪影。

方国安的部将在逃跑前，看管陆清原的两个士兵，一个叫沈起龙、一个叫毛有备的，对陆清原也是比较同情和佩服，他们把陆清原扶起来，准备搀着他一起走。

陆清原不愿意再走了，他仰天长叹：“越亡，闽必不守，去将安之。”是的，浙江被攻陷了，福建沦落就是时间问题，回去也没有意义。

于是纵身一跃，陆清原跳入钱塘江，尸骨无存。这一年，他四十二岁。

这个身体瘦弱到似乎连衣服都承受不了的男子，遇事却是常人没有的激烈勇敢，尤其是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，在大是大非面前，陆清原的气节可算得上是顶天立地了。

当年，陆清原写过一首七律《答黄石斋先生》——问俗停车到海湄，羽书征数计安危。孤城吹笛思当日，中夜闻鸡岂异时。北望烽烟劳梦远，东瞻林壑出山迟。苍生极目堪流涕，何日纶巾一视师。诗中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。

乾隆中，皇帝念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，义烈可嘉，更冀以褒阐忠良，风示未来，于是命大学士九卿等集议，将建文靖难及晚明殉节诸臣汇为一编，用资表彰，陆清原被追谥“忠节”。

在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历史阶段，每当国家处于危难之时，总有那么一些人，他们誓死报国，试图力挽狂澜，即使最后以身殉社稷也在所不惜。